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首都博物馆编

五色炫曜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SPLENDID
FINDS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THE ROYAL CEMETERY OF
HAIHUNHOU KINGDOM
IN HAN DYNASTY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新华书店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首 都 博 物 馆 编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五色炫曜

SPLENDID FINDS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THE ROYAL CEMETERY OF HAIHUNHOU KINGDOM IN HAN DYNASTY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丁种 第叁拾捌部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2

ISBN 978-7-210-08254-5

I. ①五… II. ①江… ②首… III. ①汉墓—墓葬(考古)—南昌市—图录 IV. ①K878.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3185号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策划组稿：游道勤 责任编辑：游道勤 章雷 封面设计：美光设计 内文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86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张：27 字数：20千

ISBN 978-7-210-08254-5 赣版权登字—01—2016—32

定价：298.00元

承印厂：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图册所有图片，未经许可，不得擅用，违者必究

总策划 徐琳琳 舒小峰

展览项目组

项目主持 于 平 彭明瀚 白 杰

项目统筹 曾 敏 徐长青 杨文英

总协调 索经令 王上海

责任人 倪翀

展览大纲 叶蓉 齐玫 彭舟 刘薇

展览设计 李光远 赵涛

文物筹备 张杰 杨军 管理 潘娅 张文江 杨庆松 熊贤礼 陈建平 曾宪辉 袁兴钱

布展 索经令 马晓珣 夏天龙 王超 严振洪 李文欢

英文翻译 张贵余 杨丽明 邵欣欣 赵雅卓

图录编撰组

专家组 信立祥 张仲立 吴顺清 杜金鹏 王亚蓉 胡东波 焦南峰 杨小林

编纂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首都博物馆

编著 徐长青 王季华 王上海

撰文 杨军 管理

图片 赵可明 郭晶 赵涛

资料 刘慧中 王意乐 饶华松 崔涛 胡胜 赵文杰 余江安 余琦

田庄 梁朝阳 李文欢 李兆云 熊峰 缪然 刘征宇 罗剑鸿 管群





序

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在提出人类社会存在普遍规律（民族共同性）的观点时，列举了至今难以证伪的论据，即新旧大陆各民族不约而同地遵守三种共同的习俗：某种宗教、婚庆和葬礼。同理，“事死如事生”的思想不只是基于我国古人对死者尊重（孝道）的传统，而且是基于“普适的”某种宗教寄托，希冀或相信死者在冥世永生，永续阳世的生活。

这种习俗产生的准确时间难以推考，但可大体推测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安灵崇拜。因为至少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死者遗体旁放置打制石器——他们立命安身的基本工具，作为陪葬物品。随着定居农业的出现，农耕、家畜饲养业、游牧业和手工业产能与技艺的提高，城市和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社会的剩余产品显著增多，陪葬物的数量与质量也大为改观。例如世界各地先期进入文明的地区和民族，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印度两河流域的达罗彼荼人、雅利安人，中国两河流域的炎黄子孙，哪怕是贩夫走卒，只要有条件，都或多或少地奉行陪葬的葬俗。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富人，特别是皇室或王室家族，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豪门显贵，不仅厚葬成风，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实行人殉。说两汉时期厚葬登峰造极，那是没有认真进行纵向比较，满城汉墓或南越王墓难道比明清帝王陵墓还要奢侈？如果再横向比较国外，那汉代的厚葬比起古埃及的厚葬，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可见，只要掌握权力与钱财，能够调动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法老、国王、元首、皇帝、贵族都会尽量为自己创造死后的幸福。即使小国寡民的曾侯乙或波斯帝国的卡利亚总督摩索卢斯，也能为自己建造辉煌的陵墓。尤其是后者的大理石墓，高约45米，四面装饰著名希腊雕塑家的作品，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被誉为七大奇迹之一。

所以，在南昌的考古发现，即对汉代海昏侯国墓园抢救性发掘所揭示的厚葬现象，与其说是历史特例，不如说是通例。

厚葬本身并不奇怪，但厚葬的文物对今人认识古代史的价值却绝不可低估。须知，我国历史上有500多位帝王，依附于帝王的后妃和高官显贵又是帝王数量的百倍以上，如果再加上各地的勋伐豪门，具有丰厚陪葬品的陵墓总数大概不少于10万。但迄今为止的发现却极其有限。比如汉代先后有诸侯国110多个，设若平均每个诸侯国有4或5代国王，则王侯陵墓应在400座以上。然而，包括海昏侯刘贺墓园在内的两汉王室墓园只发现了40余座，还大多被盗。因此，每一座逃过历史劫难的墓园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可为两汉4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至关重要的一手物证、书证和人证，填补成文史的不足乃至空白。

以海昏侯墓园出土文物为例，虽然考古报告远未完成，但根据目前发布的信息以及在首都博物馆上展的部分文物，已能感到这是一次近年来颇为少见的重大发现。例如过去未曾见过的青铜器具、大量汉简、载有最早的孔子图像的屏风、为数可观的精美漆器和形态各异的玉器；整个刘贺墓园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江西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见媒体载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评定）。对这一发现的整理与保护，斯事体大，非朝夕可完成。对于每件文物所蕴含信息的解读，对考古发现的整体分析与概括，更是大有文章可作，任重而道远。

在这种背景下，由江西省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承办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便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展览。难得在于这是海昏侯墓园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省外的展示，且是与发掘与整理工作几近同步的展示，使得首都观众在第一时间有幸目睹最新考古成果，观赏五色炫曜的众多古物，领略朴拙精妙的汉代工艺，结识厚重幽远的汉代历史。

这里应感谢江西省领导与文博同仁的慷慨，感谢两省市文物局对首都博物馆的信任，感谢策划和实施展览方案的双方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这是两地文博人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年前视察首博时所做的重要指示的体现。总书记提出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文物自身当然不会说话，总书记实际是在对博物馆人提出要求，要求我们合理地利用文物，更好地解读文物。我们这个展览在内容设计与呈现方式上是否符合总书记的指示，观众是最好的评判者。是为序。

首都博物馆馆长 郭小凌

2016年2月22日

海昏侯国考古魅力无穷

徐长青

据大江网大数据中心统计，2015年江西十大新闻于年末最后一天揭晓，“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紧随“江西步入地铁时代之后”以第五位的身份跻身全省年度十大新闻之列。而由“中国文物网”发起的2015年网络评选全国十大文物事件中，海昏侯考古高居榜首，超越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以及丹东一号沉船发掘等，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文物事件。曾几何时，生僻艰涩的考古学今天居然演变成为公众热捧的显学，那些长期默默工作在野外的考古工作者，一夜之间被簇拥在闪光灯下，成为媒体记者争相追逐的对象，而这一切皆缘于海昏侯考古具有的无穷魅力。

那是充满艰辛、充满激情的五年。从2011年3月23日那个太阳即将下山的春日，当杨军从墩墩山顶进入到距地表15米墓穴深处时起，转眼已是五个年头。我还清楚得记得，之后的一天，当我前往考察时，他再次钻进深深的盗洞。满身泥土的他把带出来的木板一一排开，兴奋又急切地对我说：徐所，这个工地一定要给我做啊！我看到的是一些被电锯撕裂的椁板，看上去年轮密集，还散发出浓郁的松香味。在充满兴奋而又急切的话语中，他描述着一些只有考古人才能理解的信息：白膏泥、木炭、多达五层的长方形椁木搭成的椁室。想当年，钻进李洲坳墓葬的盗洞时，我发现了青膏泥和纺织品残迹，做出墓葬不曾被盗扰的大胆判断；今天的他显然也发现了那个埋藏数千年的不朽密码。此后，无字天书逐渐揭开，千年古墓真颜初显。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作为一个考古人，面对已经露出文物价值的大型墓葬，以盗洞为线索，从盗洞就能清晰判断主墓的埋藏情况，直接布方往下挖，就能最快获取文物信息、最快取得成果；雨季即将到来，尽快直入主题，把主墓发掘出来，这也是省工省

时、安全有效的通行做法。然而，这一次，我们选择的却是慎重对待。多年来，国家文物局特别强调基本建设考古要重视课题意识，即把每一次普通考古按照科学的研究的高标准来完成。这次发现显然意义重大。时任所长樊昌生非常热切地请来了在汉墓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的意见高度一致，这是一座罕见的大型汉墓，周边还有复杂、重要的历史遗存，江西少有，全国罕见。建议制定科学的考古工作路线图，先弄清楚各历史遗存之间的关系之后，再发掘主墓。

考古路线图详细制定，考古调查和勘探有序进行。具有丰富钻探经验的陕西探工们来了，洛阳铲勘探了墓葬和车马坑的分布范围，地质雷达扫描出地下的残垣断墙，无人飞机拍下墓园的真实影像。当我们以最传统的技术手段结合先进高科技方法对遗址进行探查后，在墩墩山四周密集的杉树林内，发现有高出地面的方形墓园墙。园墙断断续续围绕在墩墩山半山腰，局部高达2米左右，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园墙里面密集分布着9个大封土包，其中的中心大墓高达8米，和夫人墓葬依地势而建，以方形人工土台为基础，做成方形覆斗状坟包，占据墩墩山最显赫位置，既是地位高贵的象征，又似乎在祈望天下安详。再往远处眺望，郁郁葱葱的密集灌木丛背后，一个巨大的方形土城——紫金城赫然映入眼帘：3.6平方公里大小，高耸的城墙蜿蜒分布在数个丘陵山岗上。在城间坡地，在稻田水塘，处处遗散着布纹板瓦和圆形瓦当；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巨大的豁口恰似城门洞开，与美丽的鄱阳湖波光相连。而在城址的西南角，似乎还看得到弯弯的小路直通墩墩山墓园。

在局部勘探、发掘的同时，更加细致的调查同步进行。五年来，在超过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不但发现了昌邑城、紫金城，还对城址周边密集分布的高大封土和大小坟包进行了详细勘探确认。我们认识到了一个以紫金城为核心、以四代海昏侯墓园为主要元素的汉代海昏侯国都邑遗址；在墩墩山海昏侯墓园内，还发现了保存基本完好的墓园、布局清晰的陵寝、祠堂等礼制性建筑遗迹。这一系列重要迹象不但印证了文献关于海昏侯国记载的史实，而且集中展示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核心的完整性价比和真实性价值。这些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打造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

历史记载，海昏侯国是刘贺被废黜帝位后，于公元前63年（元康三年）在豫章郡海昏县建立的侯国。据《汉书》记载，海昏侯国至少跨越了4代。东汉永元16年（公元104年），海昏县被分拆成建昌、海昏两个县，海昏国正式被废黜，历经168年风雨飘摇的海昏侯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复活海昏侯国历史的责任落在了2000多年后的考古人身上。

以“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为标准，“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成为我们发掘保护的最高目标。三个“一流”，告诫我们精益求精，创新出彩。全新的考古理念，对技术路线的精心设计，使得考古调查和发掘有序展开，在一层层泥土的剥离之后，面积达4.6万平方米的墓园结构清晰地显露出2000多年前的真实面

目。城址、墓园墙、门阙；祠堂、寝殿、厢房；道路、水井、排水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揭示出中国汉代考古迄今最为完整的列侯墓园规制。有专家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开创了21世纪中国陵墓考古的新模式。尽管多有溢美之意，但是，我们揭示的这座墓葬确实具有国内其他墓葬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这里发现了江南地区唯一的一座真车马坑。保存完好的真车马坑，是主墓的一个外藏坑，属于纯粹的陪葬坑。像一般的大墓一样，车马坑经过精心的设计加工，并且铺垫有厚厚的樟板，四周以及坑顶同样有厚厚的木板围成一个长方形空间，面积达70多平方米。坑内出土了20匹马，5驾车，整齐排列成前后两排，可能是出行时的场景；马被杀死，车被拆卸。在车上、马身上还镶嵌、悬挂有大大小小精美绝伦的青铜装饰物品3000多件。这些物品表面，精心錾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以及孔雀、奔鹿、羽人和权杖图案，刻槽中嵌入的金丝银缕，华丽高贵、美轮美奂，是汉代错金银青铜技艺的集大成者，代表了汉代青铜器装饰、金银器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在国内迄今尚未发现有如此品种丰富、如此纷繁复杂、如此技艺高超的青铜器饰件。

这是一座可以作为汉代列侯典型标本等级的墓葬。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此主墓室设计可谓是匠心独具，模仿生前真实生活场景，以居室化形式，在400平方米的墓室内精心布置了十多个的仓、府、库，将生前一切美好统统随葬地下，以待来生享用。其墓穴成回字形，外围为回廊形结构，礼器、乐器、文书、档案、武备、衣衾、食物，青铜器、陶瓷器、金器、玉器、漆木器，大到成组编钟、琴、瑟、乐舞人等宴享乐队组合，车马、偶人、𬭚于、建鼓等导引出行方阵，小到围棋、砝码、书籍，实用陶瓷青铜，明器车马木俑，“事死如事生”，样样俱全。当然，回廊内最核心部位即为主椁室，它位于墓穴最中央。具有两室一厅结构的核心主椁室，是墓主人最为私密的接待和宴乐场所，墓主人把生前最喜爱的饮食起居的寝和堂带到地下，床榻、屏风、仪仗架、几案、托盘、耳杯，以及美化环境的博山炉、连枝灯，还有随侍左右各式木俑，应有尽有，不胜枚举。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迄今结构最清晰、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高等级列侯墓葬。

文献记载，坟墓最为汉人所重，故天子于生前豫作寿陵。天子即位一年即为陵，天下三分之一贡赋用于山陵。而京师贵戚，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这里出土的各类精美文物，集中体现了汉人重厚葬之风气。青铜器、陶瓷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竹简、木牍，多达1万余件，足以傲视世界。青铜器，3000多件。其中500多件日用起居饮食宴乐器物，品种多样，造型丰富，设计精美，装饰华丽，反映了汉代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技艺以及极其细腻、精致、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金器约400件，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等，为全国集中发现最多的一次。据传，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汉武帝去郊外朝拜上天，他登上了陇山，结果意外获得一头周身纯白的麒麟。无独有偶，此时敦煌渥洼水出了一匹天马，泰山出现了黄金。汉武帝大喜，认为这都是难得的祥瑞，便立刻将年号改为元狩，还将黄金改铸为麒麟脚趾状和马蹄状，作为赏赐诸侯王的重要物品，而诸侯王也以此作为定期奉献给帝王的酎金。这里出土的麟趾金和马蹄金清楚记录着只有文献里见过的酎金制度。玉器，

500余件。有玉璧、玉环、玉带钩、羽觞、透雕龙、虎、凤纹饰的心形佩、玉人和玉簮构成的组玉佩、玉具剑之剑饰、宝石、玛瑙、绿松石等。按《周礼·春官》：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予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予爵位等级而政治化。汉代整套完整的礼玉制度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漆器，3000多件。有笥、耳杯、盘、奩、镶玉金樽、盒以及围棋盘、编钟架、琴、瑟、排箫，以及近200件伎乐木俑等床榻、几案、托盘、依仗架、屏风、彩车和模型乐车，乐车、建鼓等。品种之多，装饰之华美极其罕见。金银贴饰漆器题材广泛，有狩猎、斗兽、马戏、人物等。其中的云气、动物、植物、羽人最为普遍，是汉代黄老升天思想的反映。一些金箔银釦漆器，用金箔制成凤、虎、兔、马、飞鸟、各式云气、仙山图案，拼贴工整有序，装饰华丽。尤其是金箔上面再细刻图案的局部纹饰，生动活泼，是西汉时期的漆器装饰艺术珍品。当然，还有竹简和木牍。近万件竹简内容丰富，可能包括日书、医书、易经、赋等，堪称21世纪考古的无价之宝，再次把海昏侯墓的考古价值推向极致。

三

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广泛合作，为海昏侯墓考古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在第一时间紧密合作，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物、提取了文物信息；强化对文物的现场提取，把合作延伸到实验室，取得了单纯依靠田野考古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充分吸收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门类的优势，广泛采纳当今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及时有效地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并进驻考古现场，做到边发掘、边清理、边保护。简牍的出土是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从现场的发掘、提取和室内的初步整理、拍照、扫描、记录，荆州文保中心专家进行了细心的工作和研究。看似毫无头绪的木牍、竹简，在众多专家的清理、保护和整理后，古朴的文字新鲜出土，初步显露出重大的科学价值。那些被淤泥、锈蚀包裹的编钟，在青铜器修复专家的精心清洗后，不但发出了绚丽的金光，还能敲击出优美的旋律。专家们还对出土的各类有机类文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对出土文物内的残留物进行蛋白质及孢粉等分析，以确认其属性；对出土的漆皮陶器进行分析、检测，对部分难以识别的出土器物进行能谱定性分析，以便根据不同材质确定具体保护、修复方案；对主棺内几乎就是泥土的物质，进行高光谱、多光谱分析，以寻找曾经华丽的纺织品痕迹。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标既定，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次考古发掘的成功，得益于江西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精心组织和协调推进，南昌市及新建区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的坚强保障，以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辛勤笔耕、及时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海昏侯墓葬的考古，才得以成为我国汉代墓葬考古又一大奇迹。

（徐长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海昏侯墓考古硕果累累

杨军管理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墩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保护难度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新建墩墩古墓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精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江西新建墩墩墓葬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和《江西新建墩墩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预案》，确立了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2011年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其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对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

江西省文物局对安全有序推进考古发掘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运作。2012、2013年在建设、落实好南昌海昏侯墓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确保考古发掘过程中工地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解剖了2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2014年开始发掘主墓，完成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2015年开始进行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现场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现主棺已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工作。

2011年4月15日至今，历时近5年时间，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面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贵族和平民墓地。紫金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位于城区东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约20亩）。对目前墓葬区钻探资料的初步分析，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苏家山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海昏侯墓葬区外围还发现岭上、戴家山、五房山、龙坑、狗卵地、先发山、轿子山、夹山谷、北娘山、台盘子、杨家山、邹家墎、双墎岬、竹子山、万家山约13处贵族墓地和大量的平民墓葬。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墓园呈梯形，南北宽约141~186米、东西长约233~248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祔葬墓前还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亢、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边长约10米；祠堂东西长约14米（相当于汉代6丈）、南北宽约10米。

海昏侯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外藏车马坑组成。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侯墓本体规模宏大。上有高达7米（相当于汉代的3丈）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从整体上看，其结构呈居室化倾向，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

首先，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回廊形藏椁由北、东、西三面构成；在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将主椁室与藏椁分隔开，过道宽约0.7米；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甬道东西两侧用带榫卯结构的立柱栽入椁底板，与东、西两侧部分相分隔。主椁室东西长约6.9米、南北宽约6.7米、高约2.4米、通高约3米，高出其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面积约50平方米。由东、西室两部分构成，被隔墙分开，中间为门道。其中东室宽约3.7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1.4米。初步分析，东、西室南部数量众多的豪华随葬品大部分与日常起居用具有关。藏椁按功能区分，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粮库、

乐器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食官”库，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

其次，椁室结构复杂，建筑科学。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室内并有木柱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炭、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炭、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护壁。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

第三，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其侧出有帷帐帐钩，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和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相符合。其中外棺南北长约3.71米、东西宽约1.44米、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倾板，后挡板的高度，推测棺柩原高度约为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并放置三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随葬大量金器、精美玉器和漆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椁室早年已坍塌，且有地下水，遗物基本未被盗，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套）。其中回廊约6000余件，主椁室约1000余件，车马坑约3000余件以及近万枚竹简。

第一，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其中《悼亡赋》中出现描写冢墓的文字等；《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者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的记述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木牍大约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的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

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外藏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安车和二十四马、甬道内出土的属于导车性质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出土的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仪仗类随伺木俑，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一辆为配有一件实用青铜𬭚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为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为西汉列侯的车舆、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而且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出土的大量青铜、漆皮陶酒器和厨具，特别是带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系统、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

第六，378件马蹄和麟趾金、金饼、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358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分别出在主椁室西室北部和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而20块金板仅出在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主椁室西室北部为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马蹄金15件、麟趾金10件；二盒金饼，分别为88件和99件以及另外2件金饼；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出马蹄金33件、麟趾金15件。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发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玻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酌饮酌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分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七，大量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乐器、博山炉、连枝灯、雁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玉器，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蝶形佩、玉璧、玉环、玉剑具、组玉佩、玉耳杯、玉印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屏风、围棋盘、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带有器物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用量、制造时间等文字的漆器、铜器和椁板，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的“物勒工名”制度。另外在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局精

心组织，统筹协调，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发掘。海昏侯墓发掘和保护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要求，坚持预案先行，专家现场指导，并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空拍摄、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工作，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专家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根据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地处文献记载西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的封地，历史背景清楚。发现的实用车马陪葬坑出土了雕刻精美纹饰鎏金、错银青铜车马器，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龙首衡轭”的“王青盖车”相似。墓园内还发现了多处等级很高的礼制性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带有“食官”、“脯醢”、“籍田”、“海”、“南昌”、“昌邑二年造”、“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元康三年十月”、“元康四年六月”、“大刘记印”、“海昏侯”、“臣贺”等文字的漆器、青铜器、印章和木牍，特别是内棺中提取出了标注有“刘贺”二字的玉印。所有信息均显示，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杨军 管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